

一朝锦绣

张瑞·著（全二册）第二册

非天夜翔倾情推荐

北朝贺氏有佳人
灿若明珠落人间

看一朝盛世锦绣，万里升平江山。

浮生初醒，一朝锦绣十年梦，万顷东风再相逢。

张瑞·著

(全二册) 第一册

一朝锦绣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朝锦绣：全2册 / 张瑞著. —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16.10
ISBN 978-7-5404-7694-6

I. ①—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64210 号

©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，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：古风言情

YIZHAO JINXIU

一朝锦绣：全2册

作 者：张 瑞
出 版 人：曾赛丰
出 品 人：郭敬明
项目总监：痕 痕
责任编辑：薛 健 刘诗哲
监 制：与 其 刘 霁
特约策划：卡 卡 董 鑫
特约编辑：小 河 张明慧 邱培娟
营销编辑：杨 帆
装帧设计：ZUI Factor (zui@zuifactor.com)
设 计 师：曹 欣

出版发行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：410014)

网 址：www.hnwy.net
印 刷：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经 销：新华书店
开 本：700mm × 995mm 1/16
字 数：744千字
印 张：45.5 (全2册)
版 次：2016年10月第1版
印 次：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：ISBN 978-7-5404-7694-6
定 价：69.80元 (全2册)

质量监督电话 | 010-59096394
团购电话 | 010-59320018

序言

得知我能给这么一本好书写序，真是让我雀跃欣喜。

与作者相识十年了，《一朝锦绣》是我此时认为作者最好的一本书。在这本书里，她的写作技巧和文笔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，全书的人物非常鲜活，文笔优美，情节曲折得让人牵肠挂肚……

这本书写了快两年了，初稿写出来时，其中一个人物表达得非常优秀，他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出现在纸上，让我欣喜若狂！可到最后，他竟不是男主？！我曾与作者很严肃地探讨了这个问题，争辩许多，依然不能说服她。

可这个人物太美太独特了，使我始终念念不忘。所谓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，我继续长篇大论地对作者阐述这个人物的可贵。文学作品里，能有如此独特而富有神韵的人物是极为难得的，我不能不为他大声疾呼。

诸位可以想到我的痴迷，人说“听评书落泪，替古人担忧”，我是为了让一个小说的人物如愿以偿而费尽口舌！可想而知这个人物写得多么传神！作者最后终于难以抵抗我专科出身文学评论家的长篇大论，重写了全文，不仅另选男主，其间更对文字精益求精，反复删改，琢成美玉……

这是一本好书，不仅因为里面有我深爱的人物——美得让我窒息，还有寓意深长的对话，对人情世故的解释，对社会的剖析……在最深处，有作者对温情爱意的坚持、对美好和光明的向往。

我年轻时以为人生是理性的，最好越冷越酷。可是年纪渐长，才明白人生是个感性的过程。喜怒哀乐才是让我们无尽缅怀的记忆。我们都在寻求爱和温馨，都不愿痛苦悲伤。

作者写的是个爱情故事，可实际上，是在讲述她对爱憎的理解、对善恶有报的尊重。

这是一本有思想、有情感、有感悟、想去爱的温暖之作！

我喜爱这本书，也希望你能从中读出爱，因此对人多一分柔情和良善。

清水慢文

二〇一六年四月

温哥华的仲春阳光中

目录

序：红颜又惹相思苦，此心独忆是卿卿 \001

明熙昂着下巴与皇甫策对视着，星眸晶晶发亮，带着往日的张扬不羁与咄咄逼人，低声笑道：“皇甫策，你之傲气，你之一切，都是我所赐予。太子殿下又当如何？临华宫大火后，还不是惶惶如丧家之犬？若非我救你，如今的你，不过是大雍宫深处的一具白骨！”

一：春心莫共花争发 \010

那是一直勇往直前，披荆斩棘，都不曾有过的疲惫，似乎在这样的一个瞬间里，失去了全部的力气和希望，也失去了那颗奋勇拼搏的争夺之心。那种，他终将是我的自信，也在连日的不安中，在眼前这一幕前，崩塌到支离破碎。

二：朱颜那有年年好 \101

这一刻，明熙从皇甫策身上清晰地感受到了从未感觉到的情感，如此地强烈浓重和直白。似乎他露出所有的情绪，都在表达着在意和喜爱，一点都不比明熙给予的少，一切的一切，宛若这世间最美好的风景、最美妙的梦境一般，让人愿意一生一世地沉睡其中。

三：千金纵买相如赋 \ 177

你说得都对，她还回来做甚呢？她现在过得很好，怕是要成亲了，也许真的不会回来了。”皇甫策将胳膊搭在了脸上，许久许久，“贺明熙、贺明熙，比起心狠来，本官当真……”嘶哑的声音中有种说不出的悲意。

四：辛苦梅花候海棠 \ 272

到底为何走到了这个地步，一路行来，竟是将陪伴过的所有人都丢弃了，一路走，不停追，回首望去，这一路竟只只剩下了自己一人。回想这一切时，望向那熟悉又陌生的脸时，为何只剩下满心的凄惶与不甘。

红颜又惹相思苦，此心独忆是卿卿

序

秋夜如水，成片嫩红的夹竹桃，在夜风中摇曳着，空气中弥漫着清冽的淡香。

绯红的绣金罗衫已有些凌乱，白色的长裙已布满了草屑，明熙披散着长发，倚在花树下。那双漆黑如墨的杏眸布满了水泽，蒙蒙眈眈的，少了往日的凌厉与咄咄逼人。

今日，她无盛装傍身，眉宇间显得有几分羸弱，饮酒过度的缘故，嘴唇微嘟着，唇色更鲜艳。看起来虽不如往日明艳，却显出几分柔弱的风情来。

高钺铠甲未卸，满身风尘，疾步走了过来。

月影下，看不太清他的长相，只觉五官在阴影下越显深邃，踢开满地凌乱的酒壶，站在明熙的面前，遮住了所有的月光。

阴影里，明熙抬眸扫了眼来人，再次垂下了眼眸，自顾自地喝了起来。

高钺看不清明熙的表情。

这般朦胧静好的月夜里，她的周身仿佛笼罩着一股说不出的绝望，倒与往日的张扬任性大相径庭。

高钺握紧腰间的剑柄，沉了一口气：“放了他。”

慢慢将酒壶放了下来，明熙侧目望向对面。

两人似乎对视片刻，被笼罩在阴影里的明熙样貌越发地模糊，哑声道：“不知道你在说什么……”

高钺抿了抿唇，肃声道：“你知道我说什么，此时他虽无权势，可只要一日不被废，就依旧还是太子。若执意如此，你和这一府人的下场会如何，你心里不明白吗？”

明熙摇摇晃晃地站起身，笑了一声：“太子早已横死宫中，说什么太子，也……不过是个庶人罢了。”

“陛下一日不昭告天下太子身死，他便还是大雍的太子！如今你将他藏在此处……”高钺咬牙，极轻声地说道，“贺明熙，你瞒得住吗？你若能瞒住，我又是如何知道的？往日里不许人进的东苑，到底藏着什么？”

明熙侧了侧眼眸，冷笑了起来：“高校尉，也管得太宽了些。”

高钺深吸了一口气：“若换作他人，我岂会管！”

“又没人让你管，你为何非要管我？”明熙笑了起来，那双杏眸微微眯着，宛若一泓潋滟的秋水。

“我不是同你玩闹！”高钺上前一步拽起了明熙，厉声道，“你自小在宫中，先帝如何待人，你该一清二楚。陛下虽看似宽容，对你宠爱，只因你不曾碍事罢了，若你窝藏太子，东窗事发……”

明熙冷哼：“陛下不是先帝，不可相提并论！”

高钺道：“陛下虽不是先帝，却是先帝的亲兄弟。看似性情柔和，少了些刚断魄力，可当初图南关一役，对待兄弟子侄哪里有一半的心慈手软！”

明熙不以为意地撇嘴：“那又如何？”

高钺低声道：“你若不曾得罪过太子，不如自己先将事情对陛下坦白！若你不曾礼遇太子……那就狠心些，杀了他，只当覆水难收！”

明熙嘴唇动了动，好半晌没有发出声音来，她挣了挣想从高钺手中拽回手腕，又有些无力。

许久许久，明熙低声地笑了起来，轻声道：“覆水难收……好一个覆水难收。他被我藏匿两年之久，以我的性格，还有什么没有做的？”

高钺攥住明熙手腕的手紧了紧，深蓝色的眼眸，在月光下翻涌着莫名的情绪，努力地压抑着眼底的暴怒：“糊涂！太子看似性情温软，实然内在刚烈。你若一直苛责，待到他得了势，说不定便是你的死期！谁给你的胆子，敢藏匿他两年之久！”

明熙盯着高钺的盔甲，笑了笑：“南郡的叛乱，平得倒是快，想来这次又该升官了。可高校尉也不想想，连你一个常年在外面的人都知道太子在此，朝中上下，还有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？”

高钺咬牙道：“知道又能如何？那就让他彻底消失！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只要我还在，谁能指摘你！”

明熙挑眉，笑了起来：“杀他？若能下得去手……何待今日？”

高钺深深地看了明熙一眼，骤然松开了明熙的手腕，扶着腰间的佩剑，朝东苑走去。

明熙骤然清醒了，脚步凌乱地追了过去：“你去东苑做甚！”

高钺头也不回：“你下不了手，我去！”

明熙怔了怔，突兀地笑了起来：“好好好，你去，先帝待你若亲子，你们又一同读书习武好几年，若能下得去手，你去便是。”

高钺缓缓地停住了脚步，回首怒视明熙，许久，恨声道：“有你后悔的一日！”

明熙冷笑：“高校尉想多了，后悔与否，是我的事！大人整日征战沙场，满身杀戮血腥，站在这里会污了这满庭的锦花，请自便吧。”

高钺怒极反笑，点了点头：“贺明熙！以后休想我再管你！”

明熙嘴角露出一抹讽色，不冷不热：“求之不得。”

高钺双手紧紧握成了拳，站在原地怒视明熙。

许久许久，那深蓝色的眼眸，宛若燃起了一簇簇的火苗，明明该是平和的颜色，在月

色下却显出了几分妖异的猩红，仿佛要灼伤人一般。

明熙丝毫不惧，嘴角的笑意更深，抬手饮了一口酒：“怎么，高校尉也想欺负我吗？”

高钺硬声道：“不知所谓！”

明熙浑不在意地笑了起来，轻声道：“高校尉年长明熙数载，也不见得就活得明白，又有什么资格指摘我？”

高钺眯了眯眼，关节泛白，握紧腰间的剑柄许久正色道：“若非贺夫人有恩于我母亲，夫人去世前，又将你托付给了我的母亲，你以为我会管你死活？”

明熙侧了侧眼眸：“我根本不知道我娘长什么样，你娘也去世多年，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？莫不是你娘和我娘从小好到大，一前一后嫁到此处，我就要和你从小好到大，将来一起出嫁？”

“自以为是！”高钺率先收回了满是怒火的眼眸，转身朝花圃外走去。

“彼此彼此。”明熙拎着手中的酒坛，站在原地，望着高钺消失在花苑的尽头，低低地笑出声来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明熙敛去了笑意，抬眸望向夜空长舒了一口气，拎着酒坛，摇摇晃晃地朝东苑走去。

贺氏自战乱后，分了两支，一支留在了南梁，一支从南迁至北已有十多年了。

贺氏当初乃举世闻名的大世族，鼎盛时，几代南梁皇后贵妃都出自贺家。几百年来，天下分分合合，换了一拨又一拨的皇室与寒门新贵。贺氏屹立不倒，已然成了这普天下数得着的几大世家之一。

二十多年前，贺皇后无嗣，毒杀南梁太子未遂，贺氏为求自保，不得不分出其中一支嫡脉北迁。为整个贺氏探路，也为给南梁那一支留个自保的退路。

南梁贺氏在南梁太子登基后，损失惨重，也就从一等一的门阀世家，逐渐没落成二三流的士族。贺明熙的祖父贺甯，乃北迁贺氏的族长，膝下只贺东青一个嫡子，为保贺氏在北朝本就不高的地位，以及对大雍皇室的忠心，又因得了先帝暗示，贺甯不得不将唯一的嫡长孙女，未满一岁的明熙，送入了大雍宫中教养。

贺甯去世后，明熙的父亲贺东青，成了大雍朝的贺氏的族长。如此一来，就更没有将明熙接回家的道理了。

南梁也好，大雍也罢，都极讲究门第、宗族与嫡庶尊卑。庶子庶女，无论如何优秀，皇家也是看不上的。

明熙所居住的阑珊居，离贺家本院颇有一些距离。

此处，本是贺东青外室所居之地，听闻这女子极得贺东青宠爱，不愿予大妇每日晨昏定省，宁肯不入贺府。贺东青也不愿委屈了这女子，特意寻了能工巧匠修建了阑珊居，便于金屋藏娇。

可惜，那女子的傲骨并未维持多久，一年半后为贺东青诞下子嗣，为让这外室子被贺氏认可得入族谱，下跪乞求大妇数次，才入贺府做了个贱妾，此处煞费苦心建造的精巧院落就被闲置了下来。

明熙的母亲顾氏乃贺东青原配，在明熙入宫没多久后便病逝了。

两年多前，先帝驾崩，陛下登基。没多久，明熙便自求出宫，不愿回贺府与继母相处，贺东青就给了明熙这处院落独居，直至今今。

圆月高悬，月辉洒在人的身上，比平日里添了几分暖意。小桥流水，夏花还未凋尽，不算太大的院落，在月光下更显温润怡人。

荷塘中间的八角亭内，亮着一盏琉璃灯。

明熙蹑着脚，悄无声息地走了进去。

亭中长榻上躺着一个人，似已熟睡。他的腰间随意地搭着浅色的毯子，长发散落一地。他的呼吸很轻，整个人透着种莫名的恬静和安逸。白皙的肌肤如温玉，在橘色的光线下，泛着几分说不出的暖意，双眉入鬓，羽扇般的睫毛随风颤抖着，宛若落在风中的蝴蝶。

明熙知道，这双眼睛生得极好看，如一轮温浅又矜贵的新月，又像一汪静寂又满是生机的湖水，深邃中晕着暖暖的浅光。鼻梁很挺，嘴唇殷红，浅浅一笑，带着几分说不出的温柔。

这样一个人，只静静地站着，也是这世间最美好的景色。

明熙怔怔地望着那人，心软得要滴出水来，仿佛世间一切的忧愁烦恼都消失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她悄然无声地坐在脚榻上，将脸放在他微凉的手背上，心中的阴郁与恍惚都不见了，情不自禁地露出一抹浅显的笑意。

嗅着熟悉的、清冷微甜的气息，人间也是平和无争的，没有了残酷冰冷，没有了不堪仇恨。这样美好的人，注定让所有人都自惭形秽。

前不久，陛下病重，朝中大臣都在寻退路。

朝中之事，本与明熙无关，但这两年能独居阑珊居，所有的凭仗，都来自陛下的信任与纵容。不然，一个未出阁的娘子，如何能逍遥自在地生活在外府之中，如何能毫无顾忌地软禁太子。

贺氏如今也不过是个二三等的士族，在皇室与大士族眼里都算不得什么，贺东青虽是贺氏族长，可若陛下驾崩，软禁太子东窗事发，贺氏必然第一个舍弃明熙。

月初伊始，府外打探的人马，来了一批又一批，一夜之间各家的探子，蜂拥而至。

明熙长居府内，也能感觉到这无形中的剑拔弩张……

贺明熙不满周岁入宫，只有乳名阮阮。

贺明熙之名，乃先武帝所赐。当时贺氏族长贺甯选了吉日吉时，单开一次族谱，亲手写在贺氏族谱嫡长子贺东青之下嫡长女的位置。

惠宣皇后一生无所出，公主皇子皆为庶出。明熙被养在中宫，所用所得一切，比皇子与公主更胜一筹。即便不合祖制，也不曾有人提出异议，先武帝甚至默许了明熙在宫中的超然地位，帝后二人对明熙疼若亲生。

十二年后，明熙十三岁。惠宣皇后被废，三日后，不明不白地死于冷宫。

当即，皇甫策被立为太子，谢贵妃作为皇甫策的生母，先武帝已拟好旨意，待到东宫祭了祖庙后，便立谢贵妃为后，先武帝又将明熙送入谢贵妃宫中教养。

一切来得如此突然，宫中上下皆不知受宠半生的惠宣皇后到底做错何事，一夜之间毫无征兆地被打入冷宫，又不明不白地暴毙冷宫。

后宫生活十二载，明熙并非不懂后宫女子的争宠手段。惠宣皇后死得毫无痕迹又如此凄凉，始作俑者看似是先武帝。可先武帝在惠宣皇后去世后，有多痛苦，明熙也亲眼所见，心中虽暗怪先武帝无情，可到底不到恨的程度。

这件事，虽从始至终看似都与谢贵妃母子毫无关系，也没有一丝一毫的证据可以指责谢贵妃母子，谢贵妃到底也不曾被立为皇后，但皇甫策已被册封为太子，这对母子才是惠宣皇后去世最大的得利者，明熙心中又怎会不恨。

惠宣皇后乃先武帝元后，正儿八经的鲜卑贵女，年少时也当得上倾国倾城，帝京娘子无人能出其右。她性烈如火，也无南梁女子的温顺与端庄。每每得见，总是神采飞扬，明艳动人。如此一个人，十多年如一日地影响着明熙的成长，许许多多的画面，几乎被深深地刻在了记忆中。

惠宣皇后逝去后，熟悉皇后的人，依然能从明熙身上，看到惠宣皇后存在过的痕迹，想必这也是先武帝在惠宣皇后去世后，再不曾召见明熙的缘故。

惠宣皇后猝死两年后，明熙十五岁，先武帝驾崩，原诚亲王皇甫泽镇压三王之乱后，拥兵自重，夺位成功。

诚亲王登基后，对待明熙的态度与生前最后两年的先武帝截然不同，虽不至言听计从，但也多有优待，甚至几次有意立为公主，均被明熙拒绝。

明熙虽是从当今陛下的态度上，几次猜测惠宣皇后的死因，可不敢确定。

陛下未登基前为诚亲王，是先帝最得用的兄弟，深得信任，拥兵二十万众，驻扎在大雍腹地图南关。陛下为诚亲王时，数十年不曾回帝京一次，又因无子嗣代劳，往年也只有家臣送朝贺入京，明熙小时也许见过，但已没了关于这人的记忆。

惠宣皇后在世时，似乎也曾对诚亲王青眼有加，在先武帝面前，不曾刻意隐瞒。可不知为何，明熙总是下意识地感觉，惠宣皇后被废，也许有许多复杂的原因，但还是和陛下脱不了干系，只是已无从考究。

天下动乱了几百年，皇室换了一家又一家，可不管大雍还是南梁，王谢都为当世大族，屹立世家顶端几百年，底蕴堪比前朝。南梁南迁时，王谢都不曾跟其离开，乃为背主无义，可在大雍朝依然高官厚禄，风光无限。

先武帝在与惠宣皇后大婚后三年，无所出。以纳后之礼，西宫之主位，诚心迎娶了谢氏嫡长女，入宫即为贵妃，很快就育有皇长子策，更有谢氏一族做后盾。

惠宣皇后在世时，谢贵妃母子虽身份显赫，地位超然，但比起余下的三个皇子与其母妃来，可谓十分低调。明熙虽面上不承认，但心里也明白，谢贵妃母子自来与中宫不争不抢，若当真有一次扳倒皇后之心，也不至于多年如一日地韬光养晦，不露半分破绽。

纵观后宫，谢贵妃母子反而是最没有理由加害惠宣皇后的，皇后无子，最得利的就是身份不逊于皇后之子的皇长子。储君之位，非嫡即长，大宝之争若无嫡子，毫无意外的胜出者都为庶长子。何况，皇长子又是谢氏的外子，不从皇室来算，这般的士族贵公子，在地位上也远高于众皇子数筹。实然，若非生死存亡之事，谢氏母子根本不必冒如此大的风险，加害惠宣皇后。

明熙想到这些时，谢贵妃已被软禁于临华宫，太子大势已去。不等细细思量，临华宫大火，谢贵妃惨死火中，皇甫策被挑断了手脚筋，扔在火海中。虽被救了出来，可四肢均有重伤，不管如何救治，这一生都只是如此了，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已晚了。

太久的仇视，注定了万分的关注，对个情窦初开的娘子又何尝是件好事。近三年的日子，不长，但也不短。不知不觉间，已走入万劫不复的魔障里……

近三年的时间，阑珊居的对峙争吵，让两人之间那原本的恨与怨，也逐渐地变了模样，明明心底的疲惫越发地浓重了，可依然不肯舍弃心中的人。

明熙走入花亭时，皇甫策也已清醒，可不愿睁开眼来。

囚禁在这看似繁花似锦，实然暗无天日的园子里，将近上千个日夜，本该是对这人、这地方充满了防备与恐惧，甚至该无比痛恨眼前的人。可时日越久，心底的防备越发薄弱，在这样无人看守的院落中放下一切防备熟睡，便是当年在宫中也不曾有过的事。

皇甫策有两日不曾见过明熙了，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，这般的情况，十分罕见，也让皇甫策有些不适应。

自临华宫大火来此后，两个人几乎日日相见，不管如何争执，这人总是赖在身旁，如何也赶不走。即便除夕正旦，要回贺家本宅守岁，也不会去贺家本宅待上两日，子夜后必然回来，必然要陪在东苑里，守岁到天明。

此时此刻，皇甫策清晰地感到指尖传来温热的气息，仿佛给凉意的秋夜，平添了几分安稳。明明该是温暖与舒适，可这瞬间，心里突然涌起了无尽的疲惫与恐惧。那是身处火海时不曾有过的惧怕，面对明熙的嘲讽与威胁，也不曾惧怕过的。

在这平静祥和的深夜里，在两个人靠得如此近时，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可这都让皇甫策的内心充满了莫名又深重的惶恐不安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皇甫策终是无法忍受这能将人淹没的温软气息，骤然睁开了眼眸，极为迅速地抽回了明熙脸旁的手。

“醒了？”明熙许久才回过神来，语气中说不出的失落。

皇甫策凤眸中溢满寒霜，冷冷地开口道：“几日不见，贺女郎越发不知廉耻了。”

明熙更是疲惫，伏在原地动也不想动，闭上眼也能感受到皇甫策目光里的冰冷与讽刺。这在平日里都算不上刻薄的话语，在这样美好的夜里，让本来就脆弱的人，更不堪一击了。

明熙知道这般的日子，也不会太久了，内心绝望着，也无力像往日那般争吵。脸颊靠在长榻上，整个人都埋在了阴影里，眼泪无声无息地滑落。

皇甫策等了半晌，未等到反唇相讥，心里不见安宁，反而越发地暴躁了：“若是无事，贺女郎请回吧！”

明熙有气无力，哑声道：“今夜不想和你吵了。”

皇甫策听出了明熙声音中的异样，抿了抿唇，轻声讽道：“贺女郎，这是又在哪儿受了气，来这里找填补？这次又想了何等伎俩？一个小娘子四处饮酒作乐，不知当年中宫的教养还在何处！”

明熙闭了闭眼，遮盖了眼中所有的情绪：“几日的光景，风向就变了吗？太子殿下下的脾气越发见长，真以为我如今奈何不了你吗？”

“挡不住朝廷上的风起云涌，东苑里进出的人，我还挡不了吗？此时仍与往昔无异，我依旧能让殿下逍遥自在，也能让殿下一无所知。太子殿下还是不要惹恼了我，不然所筹谋的那些，成与不成，还真不好说。”

皇甫策心中怒气渐起，目光微动，虽有心隐忍，可到底忍不住：“你将本宫软禁于此，日日嘲讽，本宫还得感激你了？”

明熙整衣敛容，坐了起来，眼中再不见半分软弱：“自然！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，你要感激我的地方太多，伴我一世，也实属应该。”

皇甫策怒极反笑：“自小到大见过许多人、许多事，合在一起，终究没一个贺明熙让本官长见识。”

明熙道：“你又拐弯抹角地骂我？”

皇甫策冷笑连连：“难得你又听懂了。”

明熙昂着下巴与皇甫策对视着，星眸晶晶发亮，带着往日的张扬不羁与咄咄逼人，低声笑道：“皇甫策，你之傲气，你之一切，都是我所赐予。太子殿下又当如何？临华宫大火后，还不是惶惶如丧家之犬？若非我救你，如今的你，不过是大雍宫深处的一具白骨！”

一瞬间，皇甫策所有的傲气与自尊，仿佛都被明熙踩在了脚下。所有的伪装，都被恶狠狠地打碎，就连衣袍都毫不留情地被扒了下来。皇甫策仿佛浑身赤裸，行走在天地间，这种羞愤欲死在阑珊居的日子里已尝了无数次。

皇甫策被滔天的怒火与羞辱淹没了理智，眯着眼与明熙对视，许久，冷笑道：“苟且偷生的日子，谁都想过吗？！自以为救了人，当初怎么不问问本官是不是想被你救下？！

“这般暗无天日，生不如死，是你所说的赐予的救赎吗？若知道会如此受辱，当初还不如干脆死在大火中！贺明熙，你聪明点，现在就杀了本宫，否则总有一日，定有你生不

如死的时候！”

“暗无天日？呵，好一个暗无天日！受辱？太子殿下当真有恃无恐了吗？那王二娘子已至桃李年华却云英未嫁，明日一早我入宫求陛下给她撮合一桩好婚事，殿下以为如何？”明熙见皇甫策变了脸色，轻笑了两声，“太子殿下，这世间最可怕的，从来不是死，是成功近在眼前，可最后还是一无所有……殿下，以为如何呢？”

虽知这段时日的筹谋，逃不开贺明熙的耳目，可也不曾想到她居然知道得如此清楚。皇甫策更是不明白，阿雅的事如此隐秘，贺明熙又是如何得知一切的。此时此刻，皇甫策满心的无力与愤怒，又夹杂着丝丝的恨意，还有一种莫名的，自己都说不上来的复杂。

一贯如此，不管何时何地，她总能捏准软肋，不痛不痒地让人屈服。与此相比，往日里那些羞辱与嘲讽，倒也落了下乘。皇甫策咬紧了牙关，虽恨不得掐碎贺明熙细弱的脖颈，可缩在长袖中的手，也不过紧紧地握成了拳头。

皇甫策紧紧地抿着唇：“贺女郎，难道就一点都不曾为自己今后打算过吗？”

明熙见皇甫策微微变了脸色，心也沉了下去。虽不知是第一句威胁了他，还是第二句更有分量，可是不管哪一句，都让此时的明熙力不从心了，整个人都空落落的。

这几年，竭尽全力地做了许多事，可依旧没有当初想的美好，适得其反，将这个人越推越远。直至今时，明熙都不明白，到底为何，两人走到了这般田地。鱼死网破，你死我活，仿佛再没有挽救的可能，可这些都不是明熙的初衷，更不是曾经和如今想要的结果。

明熙低声地笑了起来，轻声道：“今后？如果没了想要的那些，不管如何打算，也都不会有所期待了。”

皇甫策皱了皱眉头，下意识地不喜欢这笑容：“你以为你的皇帝陛下会长命百岁，你还能笑多久？”

明熙微微侧目，深深地看了皇甫策一眼，又望向了夜幕，那双杏眸也慢慢地放空了下来。

当初不曾留下后路，也不过是太自信了，笃定他会倾心于自己呢。可现在没有得到倾心相对，只是比以往更多厌恶了，以后又该如何。实然，最坏的结果，不过难逃一死。可若真死了，这辈子得带着多少遗憾、后悔、不甘？

将人禁锢在眼前，只因倾慕，只因心悦，只因舍不得少看一眼。可到最后，得到的却是连陌路都不如的敌对。一切的善意与付出，到了这人眼前，都成了恶意算计。所有的善意，都成了阴谋诡计。

中宫教养出的贺氏嫡长女，失了世家的涵养礼仪，大雍太子也失了往日的矜贵风姿、雍容气度。两人用世间最刻薄的言语，对待彼此。每每想到此处，明熙都心如刀绞。如果这般地死去，该多么不甘心。

这个美好到让帝京适龄女子魂牵梦绕的郎君，被小心翼翼藏在这院落中，所有的初衷都是将这人捧在手心，放在心尖，万般不舍。

皇甫策见眼前的人，竟是突然沉默了，凤眸中满是防备与狐疑：“若你敢对阿雅动手，

不管本官境遇如何，都会十倍百倍地还回去。”

明熙眼神晃了晃，慢慢地坐到了皇甫策的身侧，伸出手去，指尖一点点极缓慢地滑过他的脸颊、眉眼、鬓角，停在了嘴唇处。皇甫策眨了眨眼，身体僵硬了起来，仿佛是忘了躲闪。

明熙浅浅一笑，嘴唇滑过他的耳垂，柔声道：“殿下想如何呢？凌迟，车裂？劝殿下不要想那么深远，如今您依然还是自身难保的人哪。我可不怕这种没有可能的威胁。

“不过，殿下既然如此担忧王二娘子的婚事，我自会费心给她挑个好人家，想来陛下也愿成人之美。”

皇甫策藏在衣袖里的手握成了拳，低声道：“贺女郎有此闲心，不若担心自己的婚事。贺氏当年也算得上大族，中官教养，当初之尊贵比当朝公主更胜一筹，这般的年岁，居然连个提亲的人家都不曾有。

“呵，皇叔若真心宠爱你，也该将你接入宫中封个贵妃。如今他沉痾难医，临死前给你安排个好人家，这才算对得起你多年的忠心耿耿。”

明熙骤然收回了手，怒道：“若不将我想得如此不堪，你心里就难过吗？陛下没你想的那么龌龊，你的消息，也未必就那么真……陛下身体好着呢！”

皇甫策见明熙的手放下，心下一松，挑眉道：“贺女郎，这是恼羞成怒了吗？”

明熙眯眼看了皇甫策片刻，一言不发地朝西苑的门口走，其间头都不曾回。皇甫策见明熙离开，下意识地长舒了一口气，心中却不如面上那般波澜不定。

皓月当空，繁星闪烁，明日又该是艳阳高照的一日。

皇甫策依旧坐在长榻上，凝望着夜幕，许久许久，胸中的郁郁之气散去了不少，贺明熙的离去，似乎连着那明月都又亮了一些。怀中的锦帕，仿佛还泛着些许熟悉的幽香，宛若多年前那一成不变的温柔笑靥。

春心莫共花争发

1

秋日清晨，稍有些冷意。

大雍宫的太极殿，已早早地燃起了炭火。

今日的明熙，身着正红色宫装，领口袖口裙角是由金线绣的碎花，腰间挂着块颜色极为纯正的金嵌绯玉。头束着简单的双丫髻，点缀着纯金的圆环，细碎的红珊瑚散落发间，珍珠耳铛与发髻间的碎金辉映着。

泰宁帝皇甫泽乃太祖幼子，先武帝同父异母的弟弟。十五岁册封诚王，居于帝京，直至先武帝的权势日渐稳固，自请领兵镇守图南关。三年前，先武帝驾崩，图南关哗变，皇甫泽一举夺位登基，年号泰宁。

泰宁帝倚在床榻上，眯眼看向来人，似乎被窗外的光线晃了晃，一时竟被晃乱了神思。那人缓缓走近，浑身似是带着灿烂的阳光，每走一步都有种花开满庭的错觉，阳光也随着这人的脚步，一步一点地晕染开来。

这瞬间，泰宁帝仿佛置身少年的错觉，脑海中浮现了另一个相似的人。那时，那人也是十几岁的年纪，每次走路都仿佛带着一阵轻风，只要她朝自己走过来，满心的阴霾与烦恼，瞬间便被吹散了。她粲然一笑，世间的繁花都像开到了极致，让人莫名地随之心生喜悦。

泰宁帝不由自主地露出了浅浅的笑意，心底却涌起了阵阵的伤怀：“阿熙，朕还当你忘记了这太极殿的宫门朝哪儿开了呢。”

明熙微微一怔，笑了起来：“陛下说些什么，禁宫之地哪里是随便就能进出的，我若来得太勤快，只怕有些人也不太愿意。”

泰宁帝已至不惑之年，本正是春秋鼎盛，可因这场大病的缘故，两鬓雪白一片，狭长的眼眸，早已不复往日的犀利。常年抿着的唇，已能看到细细的纹路。这一笑，显得十分柔软，整个人看起来更是虚弱不堪。

月余不曾进宫，明熙骤然见到病成这般的泰宁帝，虽是心下讶异，可面上不曾露出半分，也多少明白皇甫策为何会有恃无恐了。

泰宁帝将手中的茶盏递给了六福，温声道：“贫嘴，自己懒就懒，还非要寻别人做借口，这是又借机给谁穿小鞋呢？”

明熙笑嘻嘻地行个礼，坐到泰宁帝的对面：“陛下不曾召见我，我哪里敢贸然前来，本来还以为您忙得很，谁会知道你竟是病了呢？陛下瞒个严实，如今又来怪我，不过陛下

此时看起来精神还不错嘛！”

泰宁帝道：“知道贺女郎前来，朕精神不好也得好，否则又不知会被你如何编派了。”

明熙抿唇一笑：“那陛下的病，就快些好了吧，陛下好了，我也就处处都好了！”

泰宁帝手指微动，慢慢地坐正了身形，沉声道：“可是那贺东青难为你了？若贺氏府邸有人为难你，只管来说。”

明熙笑道：“陛下好好的，谁敢打我的主意？贺东青乃我生父，我与他之间不管怎样，都是臣子的家务事，陛下若当真插手，御史台不知又有多少人，摩拳擦掌暗暗窃喜，当是又有了以首触柱、千古留名的好机会。”

泰宁帝笑了起来：“你这小娘子，就是牙尖嘴利，不肯饶人……”

明熙接过六福送来的茶水，眯眼抿了一口，满足地笑了起来：“论起这泡茶的手艺来，宫里宫外哪个也比不过六福公公。”

六福已五十多岁了，面白无须，十几岁时贴身伺候初入宫的惠宣皇后，几年后成了中宫的太监首领。惠宣皇后入冷宫，他是唯一跟进去伺候的人，也是唯一陪惠宣皇后到最后的人。

惠宣皇后暴毙冷宫后，明熙求了先武帝，将六福接到了自己的身边。两年后，先武帝暴毙，泰宁帝夺位，感念六福对惠宣皇后的忠心，让他做了大雍宫的总管太监。如今这宫中上下，也只有泰宁帝和明熙才能喝到六福亲自煮的茶水。

六福掩唇一笑：“老奴可不信娘子所说，娘子自小最会哄骗老奴了。”

明熙挑眉道：“六福公公比谁都知道，我当年可是宫中难得的实在人，没得说这些话让人伤心难过。陛下病了这些时候，也不见公公给我送个信去。”

六福侧目看向泰宁帝，低声道：“陛下不舒服有段时日了，太医看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只说劳累所致。老奴早想告诉娘子了，怎奈陛下不肯让您担心。”

泰宁帝敛去了笑意，正色道：“你就别担心了，病了这一场，也不见得就是坏事。最近不少人进言立太子，那些个魑魅魍魉，一起跳了出来。这段时日，宫里乱得紧，朕这才没让六福告诉你。如今你孤身在外，该事事小心些，莫要让人抓住了把柄……”

明熙放下茶盏，哼了一声：“陛下说哪里话，把柄这东西，想抓的时候，什么道理都是别人说的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？况且，我本一身毛病，也不见得全是欲加之罪。”

泰宁帝失笑道：“一个小娘子家家的，倒比朕都想得开。可你自小到大，才经历了几年的事，就敢在朕面前说这些话了。”

明熙道：“有句老话说，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吗？我自小在宫中见的一点都不少，陛下为何非要拿我当成孩子来看！”

泰宁帝颇有些无奈：“当年因你出宫之事，贺东青本就对联多有不满，朕的话他不会听。如今你能如此自在，只因他们不想惹急了朕。可宗族，自有自己的一套章法，朕也惹不了他们。百年世家门阀，同气连枝，根深叶茂的，皇家也无可奈何。”